

# 康有为南游诗中“丹将敦岛”考

王 慷 鼎

—

康有为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海外，辗转于1900年2月1日来到新加坡，一方面是因为丘菽园的知遇，招为上宾，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政府的默许与保护，作政治上的远程投资。康氏终究是清朝的首号通缉犯，英殖民地政府的保护工作，可以说极尽所能。因此，康有为逃到新加坡，住了半年之后，就被海峡殖民地代总督阿历山大辗转送到槟城，住进当时槟城的总督行辕，直以上宾对待。康氏从此在槟城长期居住，并以槟城为基地，进行勤王运动，同时也以槟城为中心，周游亚洲、美洲、欧洲及北非三十余国，建立勤王势力，但结果失败。1911年初，最后一次离开新加坡，移居日本，继续他的政治活动，只是结束了他在新马两地长达12年进进出出、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涯。

作为一个诗人，康有为逃亡新马期间，写了不少诗篇，多以惦念光绪、感怀国是、抒发乡愁为主题。这大量的南游诗，除了可以窥见康氏逃亡海外

的思想感情及喜怒哀乐之外，还可以当作史料处理，考查他在海外的活动与行踪，了解他的生活实况。

譬如说，根据康有为的一些南游诗，或他的一些家书及私函，我们知道他曾经在“丹将敦岛”住了半个月。这些诗篇或信函中，不但多次出现了“丹将敦岛”这个名词，也描绘或纪录了康氏在岛上的生活片段，更因为在“丹将敦岛”的关系，让他看到了“联军铁舰日绕岛入中国，见之忧惊，”写下了忧国伤时的诗篇。

问题是：“丹将敦岛”到底在什么地方？历来论者意见不一，而且都出现问题，无助于正确了解有关诗篇信函的内容。本文目的有二：一是考证“丹将敦岛”的地点究竟在那里，以便更正确地欣赏和了解有关诗篇的内容；二是在正确了解“丹将敦岛”的地理位置后，点出前人认为康有为在新马逃亡的历程是二段式（先到新加坡，再到槟城）的这种说法，不够周详，而应该是三段式的——先到新加坡，再到波德申的“丹将敦岛”，最后才到槟城。

## 二

根据崔斯哲编《康南海先生诗集》，康有为南游诗中直接提到“丹将敦岛”这个地名（或是“丹将敦”、“丹将敦岛灯塔”、“丹岛”等，这里以“丹将敦岛”作代表）有十一次，间接提到“丹将敦岛”（如“绝岛”、“灯塔”之类）的也有多次。而根据坊间所见康有为诗文选集之类所收的零散康有为家书或致朋友信函中（笔者还没有机会见到康氏家书或信函总集或全集），提到“丹将敦岛”的，也至少有五次。这两类诗篇和信函，详见本文〈附录一：康有为南游诗中的“丹将敦岛”〉及〈附录二：康有为家书及其他信件中的“丹将敦岛”〉。

根据这两个〈附录〉所引的资料，我们知道康有为是在1900年7月26日（光绪廿六年庚子七月一日）到丹将敦岛，住了两星期，而于1900年8月9日（光绪廿六年庚子七月十五日）离开丹将敦岛，迁往槟城的。（见1900年8月2日与8月11日两通〈上母亲书〉，以及分别以“七月朔入丹将敦岛居半月而行……”与“庚子七月十五日泊丹将敦泛轮来庇今日又辛丑七月十

五……”为序之二诗。) 随行者有妾婉络、弟子兼护卫梁铁君及仆人吴积仁。在这十五天期间, 就笔者所见, 康氏所写诗篇至少有十二首, 信函则有五封。

论者在注释“丹将敦岛”这个名词时, 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一、含糊其词 如陈文正编注的《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收录了〈七月偕铁君及家人从者居丹将敦岛灯塔〉一诗(三首), 诗题的注释如下:

一九〇〇年夏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日, 有为居新加坡丹将敦岛灯塔中……(页 209)

据此, 读者的印象是: 丹将敦岛是在新加坡或新加坡领土或海域之内, 康有为基本上没有离开新加坡。又如舒芜、陈迩冬、王利器三人编注的《康有为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也收录了同一诗篇, 全诗的注释, 都以陈注为根据。诗题的注释如下:

有为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至十五日在丹将敦岛上住了半个月, 这诗作于此时。(页 230)

对于丹将敦岛, 实际上避而不谈, 不加解释。

二、丹将敦岛是新加坡附近一小岛 这可以用罗荣邦的英文译著 *Kang Yu - 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为代表。罗氏对〈七月朔入丹将敦岛居半月……〉一诗中的“丹将敦岛”及“中原一线隔芙蓉”一句中的“芙蓉”两个地名, 作以下解释:

我的推断, 丹将敦岛即丹绒布敦岛 (Island of Tanjong Butun), 是新加坡本岛以外森美兰海峡 (Sembilan Selat) 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在英国海军基地岌巴海港以西五英里。附近海域有不少浮标与灯塔, 较大的一座在东去二英里的瑟琳礁上。森美兰州 (Negeri Sembilan) 的首府 Seremban, 华人称为“芙蓉”。康氏把 Sembilan 称为“芙蓉岛”, 可能是将 Seremban 与 Sembilan 混淆了。<sup>①</sup> (页 268-9)

罗氏的注释最为详尽，似乎也有根据，至少说明他曾经下过一番功夫，刻意去寻找及提出答案，也是笔者所见最早对丹将敦岛提出注释的学人。可惜，罗氏这番功夫也白费了，按照“峇巴海港以西五英里”这个定位，丹将敦岛是在新加坡附近，而且是在“五英里”（约九公里）海域范围之内，这也类似后出的陈文正“有为居新加坡丹将敦岛”的提法。

以下，笔者从三个方面证明，丹将敦岛不在新加坡，或新加坡附近，或九公里的范围之内，而是在二百余公里以外，或离开新加坡一日海程，马六甲海峡东岸的波德申附近的 Tanjung Tuan。

第一个说明丹将敦岛不在新加坡或新加坡附近海域的证据来自康有为自己的叙述或文字记录。康氏在1900年8月2日〈上母亲书〉中清楚说明，丹将敦岛“去星坡一日，麻六甲八英里”（相当于十三公里），已可以初步知道丹将敦岛大概位置：它不在新加坡（星坡）附近，而是在马六甲（麻六甲）附近，离开新加坡有足足一日的海程或约250公里（即新加坡至马六甲的航程距离）以上。

这里，笔者不妨引用康氏同时代人有关类似航程的文字记录，说明康氏的记载是正确的，没有手民或其他原因引起的错误。新加坡华商陈省堂在1895年秋（康有为赴丹将敦岛前5年）曾经取海路游吉隆坡，游罢归来，写了一篇游记〈隆游纪略〉，1895年11月30日在《叻报》发表。文中有这么一句话：

① 原文如下：

The best guess is the island of Tanjong Butun, which is one of a group of islands across the Sembilan Selat (Strait) from Singapore Island and five miles west of Keppel Harbor, the British naval base. There are many buoys and lighthouses in the vicinity, one of the larger ones being that on Cyrene Reef, two miles to the east. The Chinese called Seremban, the capital of Negri Sembilan, Fu - jung (Hibiscus). Kang may have confused Seremban with Sembilan when he called the island the Fu - jung Island.

乘昭丕火船远游吉隆…幸海国安澜，越一昼夜，至吉隆，即舍船就陆，附登火车……驰两点钟到隆，计路程廿四英里。<sup>②</sup>

“舍船就陆”的地点，应是巴生港口。也就是说，由新加坡到巴生的海程，当时需时“一昼夜”。巴生在马六甲以北，两地距离有好几个小时的航程。可知康氏的纪录由新加坡到马六甲附近八英里的丹将敦岛，海程较短，需时“一日”是合理正确的。

第二、说明丹将敦岛不在新加坡或新加坡附近，而确实实在马六甲附近的证据，可以随时在任何一本英文地图集或比较详尽的马来西亚英文挂图中找到。根据这些地图（见〈附录三〉），在马六甲与森美兰（Negeri Sembilan）交界处的海岸往北十余公里左右，或在森美兰所属波德申（新马人士所熟识的马来西亚旅游胜地）以南十余公里左右，有一海角名叫 Tanjung Tuan。“丹将敦”三字即 Tanjung Tuan 的译音可以肯定。其次，康氏说丹将敦去“麻六甲八英里”也正是 Tanjung Tuan 距离马六甲州边界（不是指首府马六甲）的大约海程。其三，Tanjung Tuan 向西踞临欧亚水路交通要道，“海浪碧蓝”的马六甲海峡，往北三十余英里则是森美兰首府芙蓉（Seremban），再往北上便是泰国、越南与中国，这正是康氏诗中所说的“隐几愁看征舰过，中原一线隔芙蓉”。

第三、除了上文已经证明丹将敦岛应在马六甲附近，其真正的地点应是 Tanjung Tuan 之外，还有一个“灯塔”的事实，必须确定。Tanjung Tuan 有没有灯塔？有，完全符合康诗的说法。笔者为了求证这个事实，首先往地图上寻找踪迹。不错，一些详尽的航海图，在 Tanjung Tuan 地名旁，还加上

<sup>②</sup> 见叶钟铃编著，《陈省堂文集》（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4），页 80。

“灯塔” (Lighthouse) 一词，说明有“丹将敦岛灯塔”此物。之后，笔者还曾经二上该灯塔，作一番视察凭吊。<sup>③</sup>

第四、Tanjung Tuan 固然有灯塔，但也可能是 1900 年以后才兴建的，1900 年之前并不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特地致函马来西亚海港局，探询 Tanjung Tuan 灯塔的建造年代，答案是 1900 年之前。而且，灯塔及其所在地 Tanjung Tuan，虽在森美兰州境内，但却由马六甲管辖，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说明当时新加坡代总督何以很方便地便将康有为送到岛上避难。

根据上述，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康诗中的丹将敦岛就是现在森美兰州波德申以南十余公里的 Tanjung Tuan。它其实是一个海角，不是岛。（马来语 Tanjung 正是海角之意。）该海角是一座不到两百尺高的小山，山头上便是白色的灯塔，是马六甲海峡东岸诸多灯塔的一个，可以驾车直达山顶。站在灯塔旁边，西望马六甲海峡，在晴空底下，正是一片碧蓝的汪洋大海，无边无际，只听到风声、浪声。在城市中生长的我，对着这大自然的景色，心境是开朗的、舒畅的。只是康有为当时以“逋臣”、“亡人”的身份躲到此地，他诗中所反映的自然是一种情愫了。

### 三

丹将敦岛地点的确定，有三重意义。

一、对康有为部分南游诗（以及一些家书信件）的正确了解，有直接的帮助。这是从诗歌欣赏的角度来看。譬如说“七月朔入丹将敦岛居半月而行爱其风景与铁君临行回望不忍去然联军铁舰日绕岛入中国见之忧惊示铁老”

<sup>③</sup> 第一次到 Tanjung Tuan 灯塔寻找历史的脚印，少说是七、八年前的事，当时得波德申教育界朋友陆景华先生贤伉俪的陪同，驱车直上灯塔。沿路及在灯塔周围所见景物，直如康诗中的描绘一般，让我对康氏在“岛上”所写的诗篇，有了真实与亲切的感觉。第二次上灯塔是三年前，这一次的感觉又有不同，除了灯塔如旧之外，周遭（由山脚到山上）的景物，因经济发展关系，已经有许多改变。

这几句诗题及该诗末两句“隐几愁看征舰过，中原一线隔芙蓉”，便是例子。

如果用罗荣邦的说法，丹将敦岛是在新加坡岌巴海港以西五英里的一组群岛之中，这句诗就不容易解。一、新加坡岌巴海港以西五英里的海域，既是群岛密集，而且仍在新加坡海港范围之内，当然不会是联军铁舰经过的地方，这是不容易解释“隐几愁看征舰过”的理由。其次，再用罗荣邦的说法，假如康氏的“芙蓉”是指新加坡海港西部的“芙蓉海峡”，而丹将敦岛则是“芙蓉海峡”中的一个小岛，那“中原一线隔芙蓉”一句，也就很难理解，因为诗人既是置身在芙蓉海峡中，北望中原，又何能“中原一线隔芙蓉”呢？

经考证后的丹将敦岛，既然是在波德申南部附近，对这诗句的解释，就直接而清楚了。诗人在马六甲海峡旁的丹将敦岛山头远眺，收入眼帘的，竟是帝国主义的军舰源源而过，心里不觉一惊，因为把视线一转，朝北望去，便是距离不远的芙蓉，再往北望去，那不是“神京”吗？这一艘艘征舰，拐过马六甲海峡之后的去向，自是不言而喻，这是“忧惊”的来源，一股国是坎坷的忧绪，突然而生。

二、丹将敦岛地点的确定，对康有为避难于新马时期，英殖民地政府对他的保护，确是煞费苦心这一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研究康有为在新马逃亡与活动情况的学者，都清楚英殖民地政府如何保护康有为，不让他落入慈禧太后侦骑手中，或受慈禧的杀手得逞，这里不必举例说明。我们只要看看康有为南游诗中的一些描述，便很清楚。

首先，根据康有为一些南游诗的纪录，他在1900年2月1日（光绪廿六年正月初二）到了新加坡，先是寄寓在丘菽园的客云庐；2月24日（正月廿五日）迁到丘菽园另一祖业恒春园；3月26日（二月廿六日）再迁到林文庆住家；4月7日（三月初八）又迁至章芳林寓所。这种东迁西移防范未然的措施，可见康有为自己、丘菽园、林文庆等人，甚至是英殖民地政府，对康氏人身安全的重视与紧张。不但如此，康氏还说：

……自林宅移居章宅，英督亚历山大招待殊厚，派印兵十八人保护，每日夕小步阶前。园大数十亩，花树萧萧，或席地而卧，皆有印兵四人或八人执枪佩剑拥侍左右。<sup>④</sup>

可知英殖民地政府丝毫不敢大意。

这两种保护措施，似乎仍有不足，康氏居留新加坡六个月之后，当地政府还是秘密地把他送至 Tanjung Tuan 去，目的是清楚的：要确保康氏的人身安全。新加坡是一个繁华都市；Tanjung Tuan 却是一个“绝岛”，“去星坡一日”，而且既是灯塔所在，必定不是平常人所能容易到达的地方，尤其是 95 年前那种时代环境。康氏在 1900 年 8 月 2 日〈上母亲书〉便有“惟消息难通，每礼拜乃有坡督派一船来送信”等语，可见“绝岛”的形容是很恰当的，把康有为藏在那边也是最安全的。

三、过去，一般学者谈康有为避难于新马的生活，由于不了解丹将敦岛的正确地点，都说康氏在新加坡居留半年后，便移居槟城。由新加坡而槟城，是二段式的过程，不把丹将敦岛当着是一个特别或重要的歇脚站。但是明白了丹将敦岛的地点以及英殖民地政府的苦心孤诣后，我们便应该说，康有为到了新加坡后，又曾经往北躲到森美兰州波德申以南，但由马六甲管辖的 Tanjung Tuan，住了半个月，然后才迁入槟城督署，是一个三段式的过程，让我们更正确了解康氏的避难经历。

---

<sup>④</sup> 见崔斯哲编，《康南海先生诗集》卷五《大庇阁诗集》，页 9-10。

## 附录一

## 康有为南游诗中的“丹将敦岛”

## (1) 七月偕铁君及家人从者居丹将敦岛灯塔

燃灯夜夜放光明，打浪朝朝起大声。

碧海苍天无尽也，教人怎不了无生。

大海苍苍一塔高，秋深绝岛树周遭。

我来隐几无言语，但听天风与海涛。

北京蛇豕乱纵横，南海风涛日夜惊。

衣带小臣投万里，秋来绝岛听潮声。

## (2) 丹岛多奇石拾得百余枚以压归装铁老亦相与拾石自遣

袖中沧海带归来，割取云霞锦一堆。

丹岛压舟无异物，行装怪石百余枚。

砢砢白塔压丹霄，大海涛头起怒潮。

日日崖滨来拾石，秋风吹浪听萧萧。

## (3) 丹将敦岛拾古木甚嶙峋题诗其上

断木轮囷弃海滨，波涛飘泊更嶙峋。

他时或作木居士，后万千年尚有神。

## (4) 偕婉络竟日下山拾石弄水晚归山上小憩松下

丹岛高三里，九折路萦盘。老矣筋力惫，游倦归颇艰。

左凭朝云肩，折枝共盘桓。中途上坂曲，小坐得所安。

长松十一株，片月挂其端。灌木缠绿萝，深深藤可攀。

如张碧画屏，折枝红斑斓。惊树叶骤落，高枝忽坠猿。  
 树杪见白塔，高插霄汉间。晚霞倒海镜，金碧生波澜。  
 弄水既已倦，看云亦已阑。亡人得余欢，境旷神愉闲。  
 回首念神京，喟然伤心肝。

- (5) 七月朔入丹将敦岛居半月而行爱其风景与铁君临行回望不忍去然联军铁舰日绕岛入中国见之忧惊示铁老

丹将敦岛住半月，弄水听潮忆旧踪。  
 海浪碧蓝分五色，天云楼塔耸高峰。  
 风号万木惊吟狄，涛涌崩崖啸卧龙。  
 隐几愁看征舰过，中原一线隔芙蓉。\*

\* 原注：前即芙蓉屿可通大陆也。

- (6) 庚子七月十五日泊丹将敦泛轮来庇今日又辛丑七月十五已经年矣追思壬寅七月望在印度癸卯七月望在爪哇甲辰七月望在那威乙巳在纽约丙午在意之美兰那丁未在瑞典戊申在瑞士己酉复归槟屿庚戌过丹将敦到星加坡再读之俛仰陈迹益兴怀也

去年丹将敦，明月照海雪。今年槟榔屿，又复见明月。  
 我生多去住，明月几圆缺。人生若飞鸟，太空自飞没。  
 踪迹皆偶留，长久同仓卒。岁岁客迁次，年年老甲乙。  
 一任大化迁，岂与人间绝。举以问明月，明月不能说。

- (7) 哀义仆吴积仁事我五年携往美中道没于槟榔岛躬为殡葬客旅孤羈未当办此不胜哀感也

俯仰人间世，去住迹如扫。形骸本幻合，何果成亲故。  
 情感终难灭，修夭竟有数。琼山吴积仁，事我岁五度。  
 鞠鞠性谨愿，勤勤惟早暮。沉默寡言语，强记敏学步。  
 庚子春正月，星坡吾初到。黑鬓而白衣，修洁奉职事。  
 挈往丹将敦，从我槟屿住。薪水多劳役，数去重来遇。

载移大吉岭，蹇塞不通语。寸步不能行，侧身全仗予。  
 数月通印言，岿然任译事。峨孽须弥山，九秋偕弱女。  
 度岭穿云行，越涧听泉去。跨马夜入谷，尺寸手扶汝。  
 下临千仞壑，一跌碎无处。行行呼积仁，竟夜相依据。  
 去年过缅甸，深入至蛮雾。朝江与夜□，日夕穿瘴雾。  
 与汝两提携，安健相慰劳。复还暹罗峡，遍游爪哇地。  
 万里关百埠，无不共游憩。我疾汝按摩，我惊汝抚慰。  
 衣被汝提携，饮食汝调制。晨夕汝陪奉，亲若贤子弟。  
 尽通六种语，象鞮可代敝。印度与缅言，马豚及英例。  
 闽粤通其辙，汝舌一无滞。吾行无不达，赖汝同扶曳。  
 还港汝归省，游欧吾其惊。左右不得汝，念予已百顾。  
 汝复扶吾来，欢喜如逢故。一病乃沉绵，殄叶槟城树。  
 群医盲无术，呻吟苦难道。昨夕入医院，晨省夜已故。  
 剖腹遭惨毒，掩袂不忍顾。既已蓐蝼蚁，一体亦何怒。  
 吾宁忘汝爱，棺衾厚而赋。葬之槟屿坟，刻石记汝事。

(8) 七月十四为梁侠士铁君殉节日陈酒祭之

诏书立宪日，烈侠舍生时。捶鼓弥衡骂，诛心司马知。  
 骊龙谁敢捋，毒鸩死堪悲。陈祭年年泪，思君共酒卮。  
 遗骨埋榛莽，三年竟未收。抚孤愧丹□，去国尚扁舟。  
 义侠他年史，香烟绝域秋。卅年生死友，哀痛望神州。  
 仙鹤长身立，云龙运气豪。日光岩下电，兵法洞中韬。  
 超世得禅佛，雄才可节旄。从亡十年事，明月碎波涛。<sup>\*</sup>

\* 原注：前十年此日铁老从我在星加坡丹将敦灯岛。

## 附录二

### 康有为家书及其他信件中的“丹将敦岛”

#### (1) 〈上母亲书〉

……男于朔日迁到一丹将敦岛（去星坡一日，麻六甲八英里）。山海佳胜，每日弄水看云，身体极好。今年仅得此乐，真可愈头风忘忧患也。惟消息难通，每礼拜乃有坡督派一船来送信，云住三礼拜乃入檳榔屿…

1900年8月2日（光绪廿六年庚子七月八日）

#### (2) 〈上母亲书〉

……十五日（正两礼拜之期），坡督以特轮到丹将敦岛，接下往新埠，五时开轮至十六夕到，九时上岸，入住督署…

1900年8月11日（光绪廿六年庚子七月十七日）

#### (3) 〈与同薇书〉

……坡督来丹将敦岛。得七月二日书悉，即日到新埠，详别纸…

1900年8月11日（光绪廿六年庚子七月十七日）

#### (4) 〈与同薇同璧书〉

……仪侃带还物一箱，内有多石，皆丹岛所得也…

1900年10月17日（光绪廿六年庚子闰八月廿四日）

#### (5) 〈致濮兰德书〉

濮兰德仁兄阁下：二月寄上一书，想达记室。顷在丹将敦岛，适令弟官麻六甲来见……

1900年8月以后（光绪廿六年庚子七月以后）

附录三

康有为南游诗中“丹将敦岛”位置图

